



民國37年河南信陽縣立中學學生證

時跑到湖北金山縣，跟幾個小孩，買雞蛋煮熟後賣給過路的日本人，當時約是長沙會戰時，我與同伴見日本人騎馬經過，日本人便把我抓去了！我那時候差不多十一、二歲，日本人叫我去撿柴火，撿回來他們比劃著撿得好的意思，便叫我再回去，我再回去撿的時候就趁機跑到山上去了！我在山上睡了一夜，等第二天早上再下山，有好心人再把我帶回家。當時約是長沙會戰的時期。所以我們小時候寫作文，有句話一定會寫：『姦擄燒殺，無所不為』！

從軍緣由

共產黨與土匪，把大陸弄得很亂，又徐蚌會戰時，國軍敗北，徐蚌會戰的地點距離我們那裡約有十幾公里，砲聲都聽得到，我們幾個同學看到了青年軍的招生廣告，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是招生委員會的主要人員，我們同學5人就決定去考試！結果都考取，就這樣從軍了。但我後來回老家才知道，當時我父親不讓我走，我們的部隊之後到武漢，住在武昌，我父親還追我追到武昌來，但還是沒找到我。民國38年元旦，從湖北坐火車到上海，住在四川路的菜市場。那時只想著服役3年後可以免費讀杭州的

搜索尖兵探敵蹤

張坤業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9年
籍貫	河南省羅山縣
戰時職務	第201師搜索營 第三連 上等兵
退伍軍階	陸軍少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5月20日

家庭背景

我家裡有五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，我是老大，整個家族有六十多人，老家是河南羅山縣朱堂店人，距離河南信陽約50華里，距離羅山縣城約100華里，我父親在地方上還不錯，家裡算是小康。我中學在信陽讀書，那時去讀書就是走路，50華里走到學校，要幾個小時。我們那時在信陽讀書時，是在人家家裡搭伙，吃、住都在別人家裡，否則每天走路上下學是不可能的。那時我父親常常送米等東西到信陽來。

我小時候沒吃過什麼很大的苦，但是跑日本人的時候，那就苦啦，跑日本人跑到山上躲起來，或跑到湖北；還有苦的是蝗災時糧食都被吃光，人都沒東西吃了。小時候我還被日本人抓去過，我那



民國37年河南信陽縣立中學學生符號



青年中學，而且若是唸完書，還可安排縣長等級的職務，當時盤算著二十五、六歲畢業，當個縣長，那真是太好了！哈！只是到臺灣後大陸即失守了。後來有個口號：『1年準備，2年反攻，3年掃蕩，5年成功！』大家到臺灣想的都是反攻啊！

青年軍的訓練



201師同袍著紅短褲留影

我們民國38年到臺灣，在基隆，也沒武器，就發個軍服，然後直接坐火車到高雄鳳山接受訓練。我們201師在鳳山營房，當時孫立人將軍是總司令。那時訓練很苦，除了打野外之外，其他在營區不管幹什麼我們都是穿著紅短褲，上半身則都曬得黑黑的在訓練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自己是怎麼熬過去的？終於還是熬過去了。當時的訓練一期是3個月，3個月後會舉辦測驗，若是不行的話，就再訓練3個月。我們訓練完就去金門了。

我們的訓練像是匍匐前進，弄到手肘都破皮啦！我記得有時候晚上想家，就只有一個人流淚，但沒辦法，自己也告訴自己，當兵是自己要來的，又不是什麼人把你抓來的，也只有接受忍耐了！在鳳山完成訓練後，又到嘉義接受騎兵的訓練，然後再回到鳳山。這時我便接受工兵方面的訓練。編制方面，一開始是工兵營，改為搜索營，搜索營後來又改為警衛營，然後警衛營改為一個警衛連，其他幾個連就改為工兵連。



青年軍201師符號

古寧頭戰役

我們201師搜索營的任務，是在最前線搜索敵情、戰況，若是部隊要攻擊某地，搜索營就要先行搜索，掃除如地雷、鐵絲網等障礙，並將方向、位置等資料送到後方部隊，若是前方已經有敵軍了，那就得打！

到金門後的工作就是挖戰壕，隨時準備要打仗。挖好戰壕讓一個班下去，分配機槍手、步兵步槍的位置。記得那時挖戰壕還挖不下去，下面都是石頭！我們駐守在湖南高地，那兒根本是個石頭山，那時可用的工具只有圓鋤，就直接用人力這樣挖，後來打起仗來，心裡就想：『早知道戰壕就挖深一點了！』

10月25日當時我是站半夜12點至2點的衛兵，



之後，就是先不管爬上車的共軍，只行進，待一個急轉彎將共軍甩下車，戰車便左轉右轉將輪下共軍壓成肉醬！我們雖然與戰車有段距離，但並不是很遠，且我們是高地，所以約略看得到，只是若是夜裡也就看不清楚了。我們在第一晚戰事開始時，就是馬上集合，進入湖南高地前方的陣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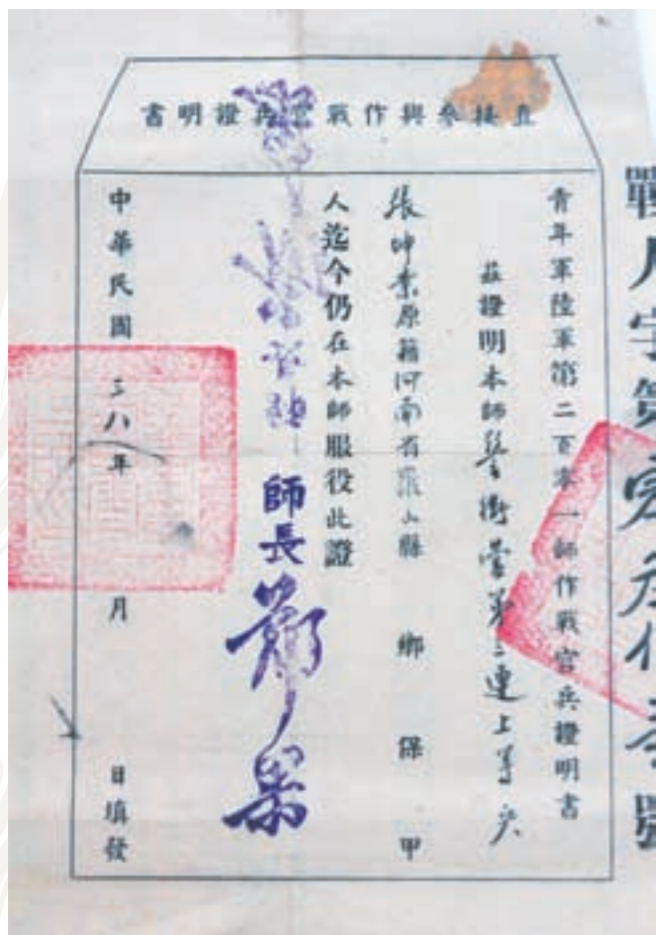
白天我們準備搜索了。副師長帶著三〇步槍走在最前面，我們就跟在後面，哪個敢不走啊！我們搜索營也有一個班長陣亡了。在那個時候，我們就是抱著「你不殺我，我不殺你不行！」的心態，跪在壕溝裡，如果看到了幾個人爬上來，就打！我們自己人都有槍，集中目標把共軍打掉！那時雖然年紀輕，也不曉得怕，只曉得「有我就沒有你」，其他什麼都不曉得了。共軍也是低姿勢地走，這差不多是在戰況最激烈的時候，就是10月25號，但上來的人也不多，我們一個班有11個人，還有一挺機槍，班長會下令集中火力來打。到天亮以後，118師就過來了。至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戰況就沒有那麼激烈了。

搜索其實最危險，但也最安全！為什麼呢？因為共軍他不敢打，他過來時躲在地瓜田，田埂有茅草嘛，那有一人多深呢！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共軍在裡面，我們就對著茅草堆前面開槍，但不往裡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有人在那裡的話，那不就打死掉了。「快出來！不出來我還開槍！」

我衛兵剛下來，砲響了！之前還有命令要我們睡覺時不要脫軍服，睡的時候身體右側擺武器、左邊擺彈藥，每個人腰上一排子彈是60發，果然就發生狀況了。我們聽到砲響的時候其實共軍已經上來了！風把共軍的漁船吹過來了，他不上來也不行！在我判斷，他們應該就直接下令衝碉堡，而且海水是退潮時間，船也走不了，我想他們應該也有第二波的登陸計畫，只是海潮的問題上不來，若是共軍當時有機動船隻的話，那這一仗恐怕就要改觀了！

我們在沙灘只有兩個團，共軍也是有組織的，他把腰包炸藥丟到碉堡裡，同胞死傷太多了！而118師是後面來支援的，他們從我們陣地經過，往安歧城衝，我所知道的是，曾有共軍在安歧將機槍架在樹上，國軍一衝上去，共軍機槍馬上掃射，國軍死傷慘重！但國軍回擊，集中目標將樹上的共軍摧毀，唉！那樹枝上掛得都是屍塊呀！

10月24日當晚有一台戰車拋錨，就在我們陣地前面，這戰車也殲滅很多共軍，有共軍拿炸彈要跑到戰車上企圖把蓋子打開，當然這是不可能的，這樣國軍看到了，會通知戰車上的國軍說：「你車子上有土匪呀！」戰車知道了



民國38年填發之作戰官兵證明書

上的國軍說：「你車子上有土匪呀！」戰車知道了



爭結束後，也沒有想其他的，那個時候年輕單純，沒想那麼多。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會驚醒，站衛兵會有點害怕，畢竟我們看著那些人，死的死，有的傷成那樣卻還沒有死！

退伍後生涯發展

我民國39年結婚，退伍是民國68年8月16日，然後到一個成衣廠工作了二十幾年。退伍後，一直有軍職的退休俸及免費醫療服務，這讓我無後顧之憂！我家裡有神桌及祖先牌位，我都跟神明及祖先講，這幾十年來一路走來，雖然有很多不滿意的事情，但都是能夠克服得了，都很平平安安的過去，也算是心滿意足了！



民國52年模範官兵名冊

「同志啊！老鄉啊！我們會出來啊！你們不要開槍啊！」他們就在裡邊叫，也就出來了。當然他也有武器啦，但他不敢妄動，我們就叫他們把武器、把手舉高，然後叫他們到旁邊去，所有的武器都丟掉！我們搜索也看了很多，也是有危險的，萬一你碰到哪個頑固份子要給你開槍，他打一個賺一個，打兩個賺一雙嘛，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怎麼辦！所以搜索還是很危險的！就這樣子，這裡俘虜幾個、那裡俘虜幾個，到最後師裡面派了單位來管這些俘虜的人，到最後回到台中了，我們才知道大概俘虜了七千多個人。

後來回到臺灣，到了台中的干城營房，我在當地訓練被俘的共軍，當然在那時候主要是思想改造的部份，我也參予一些，主要是希望他們明大義，也說既然你們都已經來到此了，當然我們也歡迎你們，大家都是「同事」了，畢竟，還是在說法上不要太刺激他們！有些共軍可以接受的，也繼續待在國軍的部隊裡分發下去。但還是有很頑固的人。

古寧頭戰役印象最深刻的事

雖說你不打他他就打你，但我們還是儘量不要把人家打死，打傷就好，我大部分是瞄準在腰間，那時共軍是直的往前爬，而我的位置與他們有個將近垂直的角度，所以腰部容易瞄準。反正我們的心態就是「他來了，你就非要打不行」，一方面用槍來嚇唬他，也希望對方好自為之，不要太過分。戰



堅守灘頭心無畏

李 溶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8年
籍貫	湖北省宜都縣
戰時職務	第201師602團2營 第5連 上兵
退伍軍階	陸軍中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1日

從軍緣由

民國34年抗戰勝利，35年我考取宜都師範學校，讀到三年級上學期就從軍了。37年12月，青年軍201師在四川重慶設立招生總站，當時的主任是李澤龍上校，招來的學員，編入201師602團第4、5、6連，同時也在湖北宜昌設有招生分站，由營長孫文龍中校負責，招來的學員編入營部連和機槍連，因此我便編入營部連。當時是給一些不錯的條件：到臺灣受訓一年半後，志願留營的以少尉任用，或選擇復學，而且可以填志願保送到學校讀書。我覺得這些條件很吸引人，那時我跟萬永順（同時受訪者）是在師範的同班同學。那時候他也看到佈告，晚上夜自習的時候，他就說：「我們倆那麼好的朋友，我要到臺灣去，你要不要跟我作伴？」因此，我就跟他作伴一起去了。

隔天早上4點鐘他叫我起床，我們就到碼頭去，指導員已經在洋碼頭等我們，他是班上同學的哥哥，軍校17期，負責在宜都縣進行招生，後來我們就跟著他上船到宜昌去。到宜昌之後就發衣服、打綁腿，之後請假3天，才回學校把書籍東西都搬回家去，這時家人跟學校才知道我們加入青年軍。因為班上有兩個同學參加青年軍是光榮的事，所以導師就舉辦一個茶會歡送我們。

38年元月中旬，由宜昌乘201登陸艇南下武漢，休息約兩週，改乘江漢輪直驅上海，在上海過農曆新年，約在上海停留近3個月。3月初由上海乘天行輪直達基隆港，改乘火車到達鳳山的衛武營營區訓練基地，正式接受入伍生訓練。孫立人將軍要求的新軍訓練，各個課目每一個動作都要求得非常嚴格，訓練過程極為艱辛。

戰前金門

民國38年9月3號乘登陸艇從高雄港出發，先到廈門港停留一夜，部隊不下船。當時我是採買所以上岸，廈門街上到處是由福州戰場退下來的傷兵及難民。那時的戰區司令官就是湯恩伯將軍，他目睹廈門情勢非常危急，因此下達命令，要我部隊官兵立即轉往金門。9月4號早上約9點鐘，我們就乘原船直達金門，下船後部隊駐在新頭。金門當時是很荒涼的，沒有馬路，僅有一些羊腸小道，路面也都鋪滿厚厚的風沙，行走極為艱辛，全島只有我們鄭果師長擁有一輛獨一無二的軍用吉普車，此外沒看到任何車輛。





從9月5號起，我們每天清晨4點鐘起床，5點出發行軍兩小時到金東的雀山構築工事，挖交通壕和散兵坑等。軍隊要做工事就是要利用門板、樓板這些東西，所以喊出「破產保產、拼命保命」的口號，就是這樣把樓房給拆了去做工事的。工事是用稻草包裝沙堆起來，上面弄一個門板，再弄稻草包一蓋就算是機槍掩蔽的工事，圓鋸下去剷沙起來後，沙馬上又流回去，很難挖呀！那時候營長說，你今天18點以前給我完成有掩蔽的機槍陣地，否則你提著腦袋來見我，要槍斃的，我們就是這麼幹的。



民國37年12月宜都師範歡送從軍同學留念照(前二排左四為萬永順、左五為李溶)

10月10日，部隊到金西的機場接受師長檢閱，當時師長訓話，要求部隊打仗時務必做到「三不打」：一、看不清不打，二、瞄不準不打，三、打不中不打，以免消耗彈藥，畢竟戰場上的補給是極為困難的，怕彈藥打完以後，沒有彈藥可以補充。

剛用完午餐，突然響起緊急集合號聲，師長當時宣布部隊解散後，各部隊要跑步回原駐地，攜帶全部的武器和彈藥，輕裝出發。晚上8時許，團長傅伊仁上校騎著一匹白馬，手提一盞馬燈，帶領我們向古寧

頭方向前進。天色極暗，只見滿天都是照明彈、洩光彈，還有機關槍及各種火砲的聲音。至凌晨1時許，我們抵達目的地，才知原來當晚是共軍攻打大嶼、小嶼兩個島嶼。我們立即展開部署，我為師之右一線團、左一線連，立即構築工事如碉堡、散兵坑等。

職務趣事

我負責採買工作，當採買回來以後，東西交給廚房，我還要參加其他工作，帶著青壯兵去收門板、樓板，往海邊運去，運到肩膀都腫起來、破皮流血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我每天都挑著籬筐到金門城去買菜，我同學（指萬永順）在第6連，他有夜盲症，晚上就會看不到。他叫我幫他把金戒指賣掉，買些青菜、豬肝給他吃，青菜和豬肝煮湯喝，就把他的夜盲症解除了。

我記得10月24號那天，下午我把採買錢放在褲子口袋後面，那都是銀元，然後去上廁所。金門的廁所是周圍有圍牆，中間有個坑，我一不小心，採買錢都掉進便坑裡面去了！我非常煩惱明天怎麼辦、採買帳要怎麼公布，結果24號晚上就打仗了，我的煩惱就全部都解決了，沒有帳可公布了！

古寧頭戰役

10月24日晚上8點到10點，我隨班長劉治華擔任游動哨，由左面碉堡沿海巡邏至右邊碉堡，往返來回巡邏，以彌補哨兵空隙太大監視之不足。約12點左右，正值滿潮，故共軍的船隻靠岸位置就





在我們碉堡門口，雙方立即展開激烈的近戰，拼刺刀、肉搏、格鬥、自動武器全面掃射…，雙方傷亡慘重，我連排長蔣柏齡中尉就是因為衝鋒槍彈夾子彈打完了，來不及換彈匣，用雙手握住槍管、用槍托去攻擊共軍，但共軍兩發子彈過來，他就倒下了。而我的班長劉治華上士在此陣亡了，副班長唐品也身負重傷，鄰兵郭耀崑右腳被打斷，另一位方慕儒同學也陣亡了，而我很幸運只負輕傷繼續戰鬥。

10月25日約5點，第一班的機槍手詹廷霄同學，宜昌師範學校畢業，原本當小學校長來從軍，他說碉堡底下不能打，就將機關槍拿到碉堡上面打。不一會兒，我親眼看到一發砲彈打中他的腰部，他被打到腸子如水銀瀉地般全部都流出來！戰爭是很慘烈的！當時你若跟我說話，都聽不到，那個砲彈聲音很大，只能看嘴型判斷是什麼意思，講什麼話。我當時腦子裡在想，這發砲彈打過來我沒被打死，我又多活一秒鐘，只有這樣想，別無其他想法。我想今天是一定要死，只是差在幾點幾分幾秒鐘死，我看左右鄰兵都一個又一個地倒下去了，就想什麼時候會輪到我？

我們全連共有145個官兵，死傷到只剩下20幾個，我是倖存的其中之一，真的非常慘烈。我們的連長死了、副連長負傷了，排長、班長都死了，副班長負傷，我也負傷，但我只是輕傷而已。我的連長鄭厚庭上尉是反擊到海邊掃清戰場時，剛登上

共軍的船，就被共軍留在船上的傷兵開槍射擊陣亡了，我們看著他陣亡的，所以說戰爭很殘忍的。

掃清戰場

早上大概6點至7點，我們要掃清戰場，連長帶領我們向海邊衝，結果途中就俘虜了70個共軍，連長當時命我押俘虜至團指揮所，我一個人押70個俘虜，第一，叫他們把子彈袋、槍原地放下；第二，成一路縱隊，雙手抱到後腦。叫他們向前走，聽我指揮，我撿來一挺自動步槍，把它掛在頸子上，手扣在扳機上，有人不聽話，我就不客氣地手扣扳機掃下去了。

古寧頭戰役的意義

那時候共軍打臺灣會比打金門簡單，因為臺灣部隊都在外島，金門、馬祖、東引、烏坵、舟山群島、一江山。我們拼命，打傷了共產黨，我們打仗完一個禮拜後，就是登步島大捷，是青年軍208師打的，如果沒有古寧頭就沒有823，古寧頭是中華民國戰史中最重要



民國41年中秋節海防全排台南鹿耳門溪合影



青年軍先鋒

萬永順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21年
籍貫	湖北省宜都縣
戰時職務	第201師602團2營 第6連 上兵
退伍軍階	陸軍中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1日

從軍過程

民國37年11月間，青年軍201師招考青年兵，招考站設在湖北省宜昌市。當時我是湖北省宜都師範三年級的學生，由全班同學推為副級長，現今稱為副班長或副班代表。每天同學們有事假、公假或曠、缺課，就由我填單送教務處。班級裡有位陳枝香同學，他的哥哥是青年軍招考站營部連的上尉指導員，來學校宣導招考事宜，我便與同班同學李溶先生(同時受訪者)商議要去宜昌看看，宜昌比宜都城市大，我們從來沒去過，若跟招考站的指導員走，不用買車、船票，回來時我還可以報公假，因為當時我們三年級的學生每天輪流到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實習，可以報填公假。

進入招考站，有陳指導員帶著，他立即拿軍服給我們換上，棉襖穿在身上像大衣，棉褲褲管捲了

好幾捲，走到街上路人都看著我們倆，喃喃自語地不知說些什麼？其實，我們心中有數，是在好奇我們穿的那套軍裝。因為那軍裝是為成人量製的，當時我們才17、18歲，真是真正的青年軍啊！

青年軍報名的前幾個禮拜，我回家時曾跟父親提過要去從軍，他沒有太在意我的話。當我後來在學校辦妥離校手續，將衣物背回家時，父親一見，驚訝地問：「你在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我去從軍呀！」母親見狀倒還鎮定，父親則兩眼淚水直流，我就說：「上個禮拜我回來跟你講過，你沒有說不好呀！」那時候我已經什麼都辦好了，父親沉寂好久才說：「你還有一個多學期就畢業了，別人家裡的壯丁還來我們家躲藏，我們家的小孩尚未到達兵役年齡，就自己去當兵……。」後來我們的導師也跟我们說：「你們去從軍怎麼不跟我講一聲，你們好好幹，將來還可以當我們國家的將校。」那個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將校是什麼，還好後來我們也沒有辜負他，還當了教官。

金門印象

我們到金門時，沒有營舍，住在老百姓家中，他們的生活其實也是非常苦，即使在節慶時，芋頭、花生、蕃薯粉及蛤蜊等就算是很好的食物了。老百姓對我們挺歡迎的。有幾個因素，第一、當地沒有自來水，每家有口大水缸，就從外面井裡挑水倒入水缸中儲用，自從我們進駐後，擔水、掃地等工



民國38年農曆年時攝於上海





門到金門來，壠口這個地方是比較突出的，我們也認為敵人要來的話應該會是在壠口登陸。壠口到廈門中間大概三海哩多，有時候用望遠鏡都可以看清楚他們的人在做什麼活動，這是最近的地方。

比較幸運的是，本來我們第6連是一直駐守在第一線碉堡，但24號演習完後，就把第6連往後調，由第5連進入碉堡線。第5連連長、排長、班長等幹部，大部分都傷亡，損失慘重。如果24日我們第6連沒有與第5連對換防線，今天我能不能接受訪問就很難說了。

這段時日以來，每天晚點名時，連長史堃先生都會訓話：「敵軍可能由海上進犯，我們不要驚慌，依班長、排長的命令行動。作任何事，信心是成功的重要條件，在緊要關頭，要信仰長官的英明領導，要信任自己和袍澤是勇敢的鬥士。我不怕敵，敵必怕我，與敵人拼鬥時，要有『信生必不生，信死必不死』的意念和決心……。」我們晚上在帳棚睡覺，都是全副武裝，子彈袋、手榴彈、刺刀都綑綁在身上，槍抱在懷裡。

24日深夜，大家從熟睡中驚醒，排長下令進入陣地，各就各位，每個人到什麼地方都是白天演習時就分配好的。當時伸手不見五指，摸黑到各自的散兵坑。槍聲、砲彈爆炸聲，隆隆震耳，照明彈在上空不時出現，輕、重機槍的洩光彈隨射擊彈道

作，我們全部包辦。第二、他們生活很苦，我們部隊午、晚餐後，都會多裝一碗飯，倒入他們準備好的飯盆。雖然語言上有些障礙，但軍民像是一家人似地，相處還算融洽。但是後來對我們的印象就比較差了，因為當時金門就是一片沙灘，我們為了修築工事，就用器材把他們空房子的門板、石頭運到海邊去，他們很不高興。等到10月25日，戰爭發生了，看到那麼多傷兵，有的用擔架抬著，有的斷臂斷腿、滿身血跡在路上爬行、有的呻吟哀叫……，甚至

看到海灘上一堆堆的屍體，慘不忍睹，這才明白我們先前做的事，是為了要防禦敵人的攻擊，是出於不得已的作法，所以對我們才有所諒解。

古寧頭戰役

我一直感覺人的一生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，際遇、機會、運氣都有很大的關係。舉

例來說，10月25日清晨，敵人攻打金門的舉措，與我們24號白天的演習狀況，幾乎完全相同。演習的狀況是假設敵人在壠口登陸、碉堡封鎖、戰車配合……等，要怎麼打，完全是白天推演過的。就整個作戰情形來講，我們201師的602和601兩個團所守的防線，正好與廈門相對，從瓊林到壠口，再到西一點紅、古寧頭，再到埔邊，這段海岸線長約16公里。如果要從廈



古寧頭戰役40週年於金門留影，右二為楊光林先生，戰時是上士班長，於戰役中被打掉左臂及右腿，左二為羅邦柱先生





口登陸，只好偏在古寧頭登陸。

後來我在俘虜兵的一個中隊裡面當副班長，他們告訴我，本來他們預計是很容易登陸的，因為他們稱青年軍是「娃娃兵」，認為我們沒有打過仗，沒有經驗，毫無抵抗能力，可以直接登陸上來。他們計畫順利佔領壠口海灘後就登陸，然後到太武山，太武山大概是320公尺的高度，在金門算最高的，誰佔領了太武山，整個金門都在控制範圍之內，勝算就大了。共軍以為兩點鐘登陸，可以在佔領太武山以後再來吃早餐，然後就可以打下金門。共軍那時候的船隻也不像現在這種軍艦，都是漁船，漁船有大有小，上船前也沒有配置。他們預計登陸之後立刻再回去載增援部隊，結果登陸時延誤了時間，潮水又退掉，船擱淺在沙灘上回不去，後面部隊也無法增援。

我們201師居功不是假的，我們不是爭功，201師是真的有功勞。因為我們的防線，剛好就是面對廈門的16公里防線。後來國軍俘虜了共軍大概三、四千人，就在我們台中的干城營房實施新生訓練，成立了一個新生總隊。我在第二大隊二中隊擔任文書，後任副班長。所以後來跟那些俘虜兵接觸，他們那個時候還有順口溜，說「吃菜要吃白菜心，打仗要打青年兵」。因為青年兵年紀小沒有戰爭經驗，剛好這個16公里防線是青年兵防的，他們認為可以突破這防線。而且他們很狂妄，因為他們從浙江廈門一路打來所向

發光，那時的心情確實很複雜。稍久之後，漸平息下來，當第一線碉堡被敵人攻佔後，我們與共軍已是近距離的相對，但天色漆黑，敵人不敢靠近，砲彈卻不時在前後左右爆炸，每轟地一聲，沙子、水都會濺得我們一身，突然會自問：我還活著，沒有死？子彈從前面來，砲彈從哪裡來？會落在哪裡？無法判知，非常恐懼。我口中不斷唸著：信生必不生，信死必不死，確有自我安定的作用。

第5連碉堡一線已被共軍佔領，友兵死傷慘重，卻沒有一人往後走，我們也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，沒有一人敢輕舉妄動。直到25日凌晨，天色亮了，國軍的戰車、飛機都來了，在壠口、西一點紅一帶的共軍見大勢已去，有的投降、有的向海邊奔跑，至此，我們防守的這一段，戰事已告平息，竄進古寧

頭村莊的共軍仍作困獸之鬥，直到10月27日，整個金門戰役才算結束。

因為25號凌晨，敵人攻擊的情形完全在我們演習的情況之內。所以當時我們多半把重兵器、照明都設在壠口。當敵人登陸時，我們的照明把他們照的很清楚，所有強大火力都向著他們射擊。還有運氣很好的那天風向是由壠口向古寧頭吹，所以他們無法在壠



民國39年1月台中干城營房新生總隊時期3個班的副班長合照，萬先生(左) 張英(中) 萬能淼(右)



所以不能配合，甚至於原本可能4個船是一個連或一個班，是有建制的，結果他們過來以後被風向打亂，整個都亂了，大家都找不到自己的班長、排長，這也是他們失敗的原因，沒辦法長驅直入。我們當時要是一撤退，後面就會兵敗如山倒。所以我說這是一方面碰運氣，一方面有天時地利配合。

缺失分析

不過這次戰爭我們也有一個缺點，我們雖然做演習，但規劃還是不夠完全。第一，步戰協同不夠，步兵跟戰車聯合起來不夠。我舉例來說，天亮時戰車來了，當時敵人跟我們穿的衣服差不多，敵人往海裡面跑，我們去追他，但後面的戰車分不出敵我，一起打，所以我們有的人是被自己戰車打死的。第二，沒有標示，戰爭完了以後，我們今天綁個白毛巾在手臂，明天綁在頭上，因為不能老綁在一樣位置，這樣才能識別，手上有綁毛巾的就是我們的人，沒有綁的就是敵軍。

印象深刻的事

當時戰爭結束後，我們同一排的一位同學死了，我們看到的時候，他兩個手還趴在戰壕上，還在瞄準，手還是扣扳機的姿勢，可是上面的頭部都沒有了，附近都是腦水。看到這個狀況，當時心裡難過得說不出話來。戰爭結束後我們還在金門，晚上覺得很臭，天亮一看，看到很多屍體早就浮腫變形。我們那時才十幾歲，這種體驗印象很深，覺得戰爭真是殘忍。

無敵，別人都投降，從來沒打過敗仗。共軍認為這個防線是青年兵防的，如果不是風向把船吹過來，他們打算用人海戰術，一波波上來，他們認為人死無所謂。我們碉堡上面的人就是這樣被打死掉的。

制勝因素

打仗要靠運氣的，像共軍跟原本預計登陸的結果都不一樣。另外我認為戰場上指揮官確實很重要，要冷靜沉著。後來第5連有人告訴我說，他一直打電話給他們的團長傅伊仁，說前面官兵死了，什麼人陣亡了，團長只說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沒有講別的，這

就顯示這個團長很冷靜。結果我們前面這些兵一個也不敢動，他沒有下令往後撤，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大家都在原地不動。

天黑的時候敵人來攻擊我們，敵人是靠摸索的，所以他們的心裡比我

們更恐懼，我們就把攻擊時間從2點、3點、4點、5點延遲到天亮，天亮以後我們後面的戰車部隊，飛機都來了。共軍當時沒有飛機，就這樣他們一看大勢已去。而且共軍的船隻速度，編制都不一致，



民國41年於鳳山衛武營接受訓練

兄弟從軍兩相依

歐陽康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8年生
籍貫	江西省彭澤縣
戰時職務	第14師42團3營 第七連 二等兵
退伍軍階	空軍士官長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6日

從軍經歷

我當兵的時候是18歲，家裡有母親及4個兄弟。民國38年的時候，因為國共內戰，家鄉很亂，所以在家裡待不住，就跟我哥哥，親兄弟兩個人參加國軍的部隊，從江西一路走，然後到廣東汕頭上船，我們在同一個連，倆兄弟都有參加金門戰役。

到汕頭要上船的時候也很驚險，因為有的老百姓要跟著部隊走，部隊人又很多，這下子就更亂了。我們參加的部隊是14師的42軍團第7連。聽說我們上船後不久，後面的共產黨部隊就到了汕頭，那真的是很快。

在船上很苦，我們是一個團坐一艘船，一個團有12個連，還有直屬部隊。一天只吃一頓飯，都沒

有菜，就煮一點飯給你吃，那飯是半生不熟的。因為大家都要擠著吃飯，一艘船有一、二十個單位，只有一個廚房，因此只能不間斷輪流地煮飯，哪個單位煮出來就哪個單位去吃。那時船上很多人暈船，在船上吐的一塌糊塗，我們年紀輕的還比較好一點，有的年紀比較大的人，甚至暈到連誰來都不認得，吃飯都不能吃，連上廁所也沒辦法。

古寧頭戰役

10月24號下船的時候大概是5點多，我們連走帶跑約一個多小時，所以大約晚上6、7點左右到舊金城。我們班那晚分配到了一個牛欄，讓我們可以住在裡面，我們就把地瓜葉、麥桿鋪在地下，大家就這樣睡。只是還沒睡著呢，就聽到外面的砲響，連長就下命令，要大家趕快集合，整理軍備，集合後我們就跑到132高地。

作戰的時候是第1營、第2營在最前鋒，我們第3是預備隊，所以到132高地時，就先在那邊等著，聽候命令。在132高地時，就看到遠處作戰的情形，心裡真的是怕怕地，共軍一批批上來，但我們國軍部隊作戰時真的很勇敢，部隊裡面的老兵不知道怕死，只知道聽命令，說要往前衝就往前衝。那時國軍作戰有個最大的優勢，那就是我們的戰車發生了很大的作用，另外我們有空軍掩護，有三架飛機在上面。我們在132高地上面看，飛機用機槍掃射及投擲炸彈，對共軍的威脅非常大。那時我是扛著步槍，我們的副



民國40年防衛金門時個人照





院，受傷的同袍就是送到那裡，重傷後送就是送到臺灣。另外，我們有一個班長，他是作戰英雄，帶著一挺機槍，一下子上去就衝到了陣地，他跟共軍非常接近，本來共軍要往這邊衝，他架起機槍一掃射，共軍就負傷陣亡了7、8個人之多，因此共軍也就不敢再繼續衝。

俘虜共軍

戰爭結束後，排長、班長帶著搜索兵，去看看還有沒有共產黨的軍隊逃亡，或躲在什麼地方。到第二天，當我們搜索的時候就搜索到好多個共軍。他們躲在田埂底下，有草的話就躲在草叢裡面，我們這一連就俘虜到3個，這3個俘虜就直接編到我們連裡面當兵，以後就一起到臺灣。

追憶金門

戰爭結束以後就直接待在金門，守陣地、做戰壕，做戰壕的時候很苦，我們差不多兩、三個禮拜都沒洗過臉，頭上都是泥砂灰塵的，因為當時金門沒什麼樹，都是沙地。差不多構工了一、兩個禮拜，每個人只要往頭上一抓，就是一把灰土。但那也沒有辦法，沒洗澡也沒辦法，還是做工第一，軍人就是服從命令不能亂跑，做工要做到晚上7、8點才收工。那時候都是在海邊挖戰壕、牽鐵絲網、埋地雷，專門在做這些工作。在戰壕做的差不多的時候，就換到後面訓練。

班長叫我小鬼，他說：「小鬼，我走你就走，我趴下來走，你就跟著我一旁，你看著我，我叫你打你就打！」那副班長真的不錯，不過因為天黑，他一跑我就看不到他人，不知道他走到哪邊。後來我們越來越接近共軍的部隊，排長都下命令要上刺刀，但過了20分鐘以後，就聽說共軍已經投降了。

我們第3營部隊參加作戰的時候，才聽到李光前團長陣亡。我們預備隊在132高地時還沒聽到，那時候李光前團長還

下命令要我們這一連攻上去呢！聽到團長陣亡，大家的感受就是自己的老長官陣亡了，但在戰場上你不能去顧慮它，戰場就是要聽命令，團長陣亡了馬上就有副團長指揮，我們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上戰場，所以當時心裡沒有辦法去想其他的，團長陣亡了大家難不難過？難過啊，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

我們不只團長陣亡，還有一個營長陣亡，我們

連裡面也有一個兵陣亡，那時金門有個叫543的醫



民國41年金門山后，左為堂兄，中為二兄長

生，他陣亡了，那時候金門有個叫543的醫生，他陣亡了，那時候金門有個叫543的醫生，他陣亡了。





民國51年金門山后_防禦金門 打球為唯一的休閒活動

在那時要洗澡的話，就是跑到海裏面去洗，用海水直接沖一沖。後來我們的新團長也很好，就叫我們想辦法洗澡，那時候是駐在北山，我們營長就到古寧頭的南山，利用南山老百姓的大鍋子燒水。金門那時候也沒有柴火可燒，就利用之前共軍的船隻木板當柴火燒水洗澡。一個連輪流用一個大鍋子洗一天，一個營有四個連，三個步兵連，一個機槍連再加上營裡直屬部隊，就這麼輪流地洗澡，以後就慢慢改善了。

在金門真是吃苦吃太多了，飯也不夠吃，晚上睡覺也睡不好。戰爭結束後，我們睡覺的地方就是在海邊的山溝，把山溝挖平，上面用幾根棍子一撐，再鋪些草，草的上面鋪泥巴，就在裡面睡，一遇到下雨的時候泥巴就都被沖掉了，裡面等於跟外面一樣，根本就沒有辦法睡覺。那時候因為部隊多，民房根本不夠住，上面也規定不准去住民房。

現在的金門真是變化太多了。我是民國43年才第一次到臺灣，到臺灣以後我們42團就改編，編了6個連到空軍警衛部隊，所以我就被編在空軍警衛部隊。之後我又調到空軍的氣象連，民國69年又派我到金門一年，這是第二次到金門，待一年以後才回去。我退伍退的比較晚，民國78年才退伍。大概是民國86年、87年，我帶著我太太回到金門逛逛，每次來都不一樣，現在跟那時又完全不同，現在的

建設比過去好太多了，現在好像花園一樣，走到哪裡都花花草草。

現在金門的中央公路，當初都是我們用十字鎬挖的，挖完以後，每個人用臉盆裝泥巴鋪成這條路，現在路已經變的這麼大了。那時我們的司令官是胡璉將軍，他就規定要種樹，比方說我分配到10棵樹，這10棵樹就一定要把它們都種活，要是中間死了一棵樹的話還要受處罰。那樹都有做記號，有分配的，哪一連到一個範圍，然後連裡面分成排，排裡面分成班，這棵樹是哪一班種的，什麼人種的都知道，現在的金門真是不一樣了！



民國39年金門山后，古寧頭戰役全班合影



守衛台海 見証古寧頭

金沛榮

出生年份 民國20年
籍貫 江蘇省江陰市
戰時職務 海軍中榮艦
輪機下士
退伍軍階 士官長

張明初

海軍中榮艦上尉輪機
官張文元之子
海軍官校53年期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5月25日

金沛榮先生

從軍經歷

小時候我們家裡還算好，因為我爸爸是做生意的。民國35年因為戰亂，不離開家鄉也不行，所以我15歲的時候就到南京浦口工廠當學徒，當時是舅舅（張文元）由定海帶我去的。到了民國37年年底，還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我們撤退到上海，然後到定海，之後又回到上海去當海軍。我當兵當了17年，退伍的時候是民國52年，那時候的職位是士官長。

古寧頭戰役

民國38年我在中榮艦上，當時階級低，知道的很少，只知道開船，上面要求往那個方向開，我們就往哪開，船要往哪裡開也不知道，當然艦長是知道的。民國38年10月24日完成金門接駁任務後，黃昏時我們

就起錨離開料羅灣，晚上8、9點等拋好錨後才知道船到金門水頭。

到晚上12點20分，船上的警報器響起表示要備戰，大家趕快起來準備作戰。當時非常緊張，我是從鄉下來的，沒經歷過這樣的事，所以非常害怕。那時的金門很冷，衣服還來不及穿好，就披著毯子去站砲位了，上面要我們往那個方向打，我們就往哪個方向打，我們能知道的大概就是如此。作戰時我們在甲板上，作戰過程中無論是有人受傷，或是船身有那兒地方被打壞，我們都要去處理。海軍一般有三個班輪值，但作戰的時候，只要有一班人在底下開船就行了，其餘兩班人就編位，像我就是編到損管班，要負責船的修補，另外如果砲位的人受傷或陣亡了，損管班的人要立刻補上砲位。

當時夜矇矇的，海面上什麼都看不到，只有前面砲打出去的火光看得到而已。到了三點多鐘的時候，戰況危機解除了，天亮以後戰鬥部隊才解散。天亮後就可以看到岸邊有人，還有屍體，距離大概有兩、三百公尺。

我們那時候都沒有下船，因為馬上就要回航，所以沒上岸。後來我們送了很多傷兵，整個甲板上都是血。作戰受傷的人我們就運到高雄，到了高雄時，因為我們打贏回來，所以



民國48年8月攝於
高雄左營艦上



有名門閨秀來迎接，一個傷兵左邊牽著一個，從碼頭到醫院，那時候的外省小姐是不得了呀，她們通通要來勞軍，這些小姐都是高中生，十七、八歲。

我後來是到美國接艦，在美國待了8個多月。接驅逐艦南陽號以後，就從美國一路開回來，之後

我又在那條船待了三、四年，中間都不准調船的。退伍後來就在商船當輪機長，這商船就是巴拿馬極限號。巴拿馬極限號，指這艘船造的剛好可以在巴拿馬運河通過，如果再大一點就沒辦法過去。因為美國軍艦必須在大西洋、太平洋之間互相往來，所以要造這類型的船，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才行。



民國48年4月攝於查理斯頓



民國39年5月8日海軍中榮艦接艦週年紀念合影

張明初先生

與中榮艦之淵源

我其實跟中榮艦是有很大的淵源的，在浦口時我是跟著父親，民國37年初和母親倆人搭乘馬焱衡先生的美朋軍艦到定海，那時我是7歲，不久，我父親也來到定海。在民國38年春，因馬先生要去上海升接中榮軍艦艦長，就找我父親一同去，後來時局有變，母親和我提了兩個簡單的行李皮箱，搭上永泰軍艦來到臺灣左營港，恰巧中榮軍艦也在港內，因此母親和我就住到父親的中榮軍艦上，當時的時間大約是民國38年8月初。

那時是連陸地都沒有待，就直接在中榮艦上住了兩個月，當時艦長、副艦長、槍砲官、輪機長等人，都帶著家眷在船上，還記得常和馬焱衡先生的二個兒子和大女兒一起玩，因此，中榮艦上很多的長官我都叫得出名字，那時都是什麼什麼叔叔地叫。一直到後來才配給我們眷村，我們住的地方叫「自立新村」，就在左營。

那時我父親張文元是上尉輪機官，不過當時的輪機長李毅恆反而是中尉，這是很有意思的事。民國26年馬焱衡艦長跟先父在電雷學校時就在一起，他覺得我父親的輪機技術很優異，所以民國38年春，在我父親完成把南京浦口工廠遷移到定海的任務後，他就把我父親調到中榮艦上當輪機官，我父親當時雖然官階比較高，但是跟馬焱衡艦長是好



張文元先生英姿





(左)張文元，(中)吳藻，子把文章收好。
(右)李毅恆，攝於高雄左營

古寧頭戰役

民國63年的10月25號，我父親生病，住在高雄的海軍民眾診所，就在高雄中學對面，每天學生都很吵，這一天突然很安靜，沒有吵鬧聲，我父親就問我：「今天怎麼沒有學生呢？」我說：「今天是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，學生放假。」我父親就說：「古寧頭這一仗打得真的是很神奇，當初中榮艦還不是為了交換物資才留下來的呀！」我聽了之後也沒特別去注意這個細節。

過了很多年以後，大概是民國85年或86年吧！有一次吃飯，黎玉璽上將、馬焱衡將軍都在，那時

朋友，所以也就願意屈就在李毅恆先生中尉之下任上尉輪機官。我父親在民國63年過世時，追悼會的主祭文就是馬先生執筆的。馬焱衡將軍是黎玉璽將軍電雷學校時期的同班同學，而我最後也做了黎上將的最後一任秘書，一直做到黎先生下葬，共10年7個月，因為常常聽到兩位老先生的談話，所以我對於古寧頭大捷也很清楚，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「碧海左營心」，這本書在出版前兩位老先生都曾過目，而我寫的中榮艦故事在民國86年10月13號的聯合報刊登，馬先生看完文章之後笑了一笑，還要他兒

候我是黎上將的參謀，他們才把這件事說得比較清楚。根據馬焱衡先生在古寧頭大捷30週年所撰寫的回憶錄中，可以發現有兩個重點。第一，原來中榮艦在民國38年之前並沒有艦砲，一直到民國38年8月份到達基隆時，才裝了40米釐砲三門，20米釐砲一門，40米釐砲的單管射程是可以打到8200公尺，射速是每分鐘120發，而20釐火砲的射程是6400公尺，此類型快速砲是美軍艦在二次大戰時，專門用來對付日本從海面上來的神風自殺飛機，所以在當時打登陸的共軍，在距離上絕對沒有問題，是可以打得到的。第二，在民國38年10月的時候，馬先生接到任務赴汕頭接胡璉將軍的部隊到定海，然後再換小商船接駁到金門的料羅灣灘頭。因為當時金門沒有碼頭，所以要用小商船接駁胡璉將軍的部隊，一艘是中榮艦，另一艘是商用的，跟中榮軍艦同一型，但是上面沒有砲。當時中榮軍艦接到命令，單獨由基隆港出港，由於我父親跟馬先生私交很好，他就跟馬先生說：「我們既然要到定海，定海缺糖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從臺灣帶一點糖去。」所以就帶了一些糖去，結果船還沒到定海，就接到命令要開去金門。事後我想，叫他們到定海的情報可能是欺敵的假情報，但這並沒有經過證實，因為那



民國38年海軍總司令部訓令





古寧頭戰役致勝的因素中，有一個說法是海軍在海上截斷了共軍的增援，這個說法我親耳聽馬焱衡艦長講過，那時候黎玉璽上將在旁邊，他只是在笑，沒說什麼。馬將軍提到，那時候海上都是小船，海上的指揮由他負責。中共後來檢討的結論是「流不對、潮不對，所以他們的後援上不去」，其實那時中共的船，有的是舢舨，有的是風帆船或機帆船，根本沒有大船，小船架上機關槍就開過來。結果中榮艦正好停在那兒，就像現在原子砲一樣，一下就把後援給截斷了，真正的關鍵就在這裡。

海軍的價值

臺灣海峽是一個保命的水溝，那維持這個海峽應該由誰來？是陸軍去維持嗎？空軍去維持嗎？中共的海軍不是說是民國38年4月23號建軍嗎？4月22號中華民國海軍長江突圍，突圍出去的就是中華民國海軍，剩下來的海軍就是中共的海軍，所以中共的海軍節指的那天，就是接收中華民國的海軍所剩下來的艦艇。那時候16條船衝出去，衝到上海只剩13條船。這麼長一條水溝，都是海軍在保衛的，一直保衛到民國55年以後才再無戰事。



張文元上尉於民國39年6月獲頒之陸海空軍乙種一等獎章執照

時候有很多匪諜，所以就故意放一個假情報，讓他們以為這條船要到定海去，後來在海上又臨時叫它轉回金門。事實上當時船上真的有匪諜，有一位嚴姓通信官被查出是匪諜，就被槍斃了。

中榮艦20號到了金門之後，就與另一艘中字號一起進行人員接駁，直到24號下午5點，才把人全部接駁下去，胡璉將軍的19軍大概有上萬人，而且接駁還要看潮汐，全部花了4天時間。24號任務完成，晚上中榮艦就開出來了，另一條商船也要離開，任務結束後大家都要回防，可是因為船上裝了糖，又沒辦法到

定海，只好在金門換花生油，但又來不及交易，得等到第二天才能全部交貨。

古寧頭開打大概是清晨1、2點發生的事，在24號晚上任務結束，兩條船都開離海灣。那時金門一定也有匪諜，因為他們沒有雷達，只能靠目視，10月底的天氣到了下午6、7點鐘以後，就昏

暗看不見武裝艦去向，只看到軍艦開走，我們推想一定有匪諜告訴共軍說船開走了。中榮艦開離料羅灣之後，因為糖還沒換，所以艦長和輪機官討論，就把船艦開到水頭下錨，說風浪大，明天再走好了，下完錨大概是8點多鐘，結果凌晨1、2點鐘就發生戰爭了。



黎玉璽上將於張文元先生葬禮上追悼致意